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吳凱 子愈

吳凱字相虞生不識其父奉母居貧里胥嘗召之役  
乃詣縣自白願養寡母不能遠離且有志于學令芮  
耕深器之許自便尋補弟子貢入太學中永樂十  
八年順天鄉試選授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改行在  
雲南司二司夙號煩溷刑曹即多憚之公爲之裕

司無留牘亦絕無稱寃者久之又改禮部主客清吏司公念母老遂陳情致其仕公為人端方凝重家居四十年絕未嘗有境外之問鄉人自長安來者輒道公故吏某某私詢公杖履無恙甚悉無不款款情至公頷之而已都御史李秉嘗薦公沉練有局堪鎖鑰不報老壽卒里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子愈字惟謙成化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久之補山東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又改雲南司署郎中事初貞孝以刑曹起家每為公具言折獄之道公心暫然

流官互煽亂至攫府印以去衆復洶洶公疾馳抵其巢諭之曰太守奉朝廷威福攫府印者殺無赦即彼馬湖叛僚吏請擊之公持不可已忽遁去公勅十健夫縛以來諸吏請曰聽鰲叛弟擊既已遁卒縛之來何居公曰叛者鰲也餘人可盡戮乎遁而縛之一健夫之以何煩兵為衆乃大服馬湖因是改置流官而

司失印將鑄與之而若曹以一寸敗銅自取撲滅何  
夷懼遂納印土司晏然公清強有守謀定猝發在叙  
九年終鮮蠶鳧之禍撫巡最其奏遷河南布政司右  
叅政兼理屯田先是藩府影占匿屯田以千萬計廷  
詔御史直之彌連不可問公至立辨會有蜚語中公  
輒自免

論曰予家興賢里盖有貞孝塚云里父老過之稱北  
吳大人墓予考其行誠長者叅政治事又何烈烈也  
王司業言叅政偶與中使戲再敗辱之中使色弗堪  
曰列躡叅政履不聽又敗之躡履者乃私于叅政曰  
公母已甚乎公曰吾故不與黃頭奴作緣吾向者直  
視其魄手絕之矣其風義如此司業又言叅政年八  
十餘居鄉恂恂與人易無少長貴賤文待詔亦云兩  
公皆叅政館甥知之爲詳而貞孝淵粹矣

周號

周號字德元秀爽多姿性特和易不務高亢蘄絕嘗  
以賢良薦京師薄遊齊魯燕趙間無所合退居鹿城  
讀書味道表章先哲一時節孝忠貞之事多所洗發

嘗留意譜牒倣古規圖作族譜若干卷具諸矩矱又  
嘗裨謀郡史爲劉昌李應禎諸先輩首事皆可存述  
于後而公意泊如也綸巾野服每從耆英社登高弔  
古談說當世得失之務風吹踈髯輒飛動看青天白  
雲條然自遠人莫測其意之所會遊誦之暇潑墨淋  
漓輒爲好事者持去偶見國初人畫梅謂有意致濡  
筆揮灑遂盡其法而適宕過之一日會飲某家且酣  
顧視素壁瑩然可鑑公索水墨甚急萬花立就鐵幹  
擎攫如混沌中玉龍變化見者驚愕公亦自謂神來

嘗感揚子雲玄居寂寂自號草亭彈琴賦詩以終其  
志

論曰予第大年曾摹先生小像予得見之飄鬚倩輔  
以官隱見停勻僊僊有青城氣予謂大年古者特絕  
之人其意思所在都于形外得想如先生風調不煩  
摸索蓋五官載而行之矣大年又購先生所畫萬玉  
圖橫幅着齋中笑指示予如此飛越可令夜半暗香  
浮動也先輩黃丹巘作周草亭傳與予兄弟持論頗  
合爲刪次其語傳之夫予與先生故有所徵之矣

盛頤 曾孫洪

盛頤字蒙養永樂十七年應詔詣京師 文皇試其  
才而悅之擢拜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清理浦  
賦決遺滯囚凡有施設必妙簡大僚之廉勤者畀之  
如天台夏迪河南時泰而後搃其成事剛柔緩急  
協機宜一時岳牧之選稱爲得體每巡行郡邑弘獎  
學校急親賢爲務故事江西省試暫寄學宮詐僞既  
多濫冒特甚壬子秋當大比士公乃行營敞地南城  
鴻建貢院嚴飭閑防士通經史方許應試以故是科

得人彬彬稱盛焉乙巳領群吏入計稱 昭皇帝吉  
詔留陪祀南郊特加寵賚衆頗忌之遂因言事者落  
其職 宣宗即位公詣闕辦理授南京工部虞衡司  
員外郎歷官八年三使藩府皆有廉能之譽加奉訓  
大夫後以疾還陪京卒又再傳而有憲副洪

盛洪字思禹性方貌偉雖盛暑必攝衣冠危坐才嘗  
裸跣遇事敢前然不以才氣自雄多嚴重成化二十  
年第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被簡命出  
按大獄無非貴戚貂璫糾紛盤錯之事人或爲公難

之而公游办裕如不濫不漏皇帝若曰爾洪聽斷惟  
精打脩罔玷可備朕任使會黃散仔倡亂廣南廷議  
方正廉能之臣往飭兵備上特詔公提督海道副使  
公廉察情形特嚴舶禁一切通番買港私販私貨之  
弊悉行禁革黃頭伍伯旁午夤緣求所以悅公而聞  
之實者何不至焉公挺挺正色約束惟謹直令逆瑾  
側目思中公萬端不可得乃用添設例裁革免官既  
二年朝廷又以東事非公不可檄召公提督海道如  
故亡何病歿尋擢山東按察司按察使

論曰人主奉職循理皆可以爲治要之廣無欲者稱  
爲才幹之士措辦有餘以當方伯憲副之任亦可以  
濟選而攷其簠簋之飾鮮不忤矣其于臣紀何觀乎  
方伯再考衣無重綺迨其沒年冬官如水憲副視獄  
水凜四知裁革歸家數椽棟宇以才如彼守如此故  
乃可喜耳論者不察妄謂絳灌無文少飾吏治此夫  
不揣本而齊其末者也官廉非職外之奇而廉之于  
奉職由來尚矣焉用文之也哉

章賢 張翬

論曰丈夫面如紙不肯以手捉錢所在時有何有縮  
章佩綬稱天子牧民之臣多惠政各數十年至不能  
以身返其鄉寄死異地毋已甚耶昔者吾友稱君子  
固窮政不欲爲世所物色故子路愠見以爲濫也夫  
濫則不祥莫大焉傳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男子赤身  
墮地何妨投淵自快政恐難爲固耳予每誦斯言而  
壯之如所傳聞章太守張陵縣事何以加焉

永樂十八年南京中式舉人章賢字士希性廉謹每  
事必求無悔于心初授大理寺評事歷官漢陽府知  
府嚙冰茹蘘終始一操既免官念鄉無四壁而所携  
甚狹不能歸乃僦屋留都低回以得瘠下田數十畝  
僅給餽粥病死僑舍衣不獲肘隣人憐所遺敝器殮  
之歸葬焉鞍山北麓而去周氏祖塋數十之裔孫自  
閻字與可秀壽有文聲名籍籍諸生居爲掌教沈應  
奎所器重卒以卒

成化十四年賜進士張翬字鳳舉曾父其誦成滇南  
遠爲滇南籍而先世故崑人祖宗墳墓在焉翬既成  
進士選授桐鄉縣知縣銳志興革如夏日秋霜不可



狎玩然廉愛之心治于部屋母喪馳歸囊無一錢後  
相陵縣持操如初會縣多名豪譁張爲患公剗削之  
卒爲所中遂免其官道遠不能歸還至崑山依墓廬  
居之七年卒年三十有六縣令楊子器葬之小虞浦  
東滎陽里張子曰陵縣反初服年未三十誠稍自爲  
計故不必降志然後歸要非其意也然猶自知其得  
遂首丘之義漢陽歸秣陵遊魂渺漠蓋在可知不可  
知之間矣傷哉予每想其當年形影遲回却慮惟恐  
人之知之也君子哉若人豈與賣潔者同日語乎吾  
鄉故不乏奇廉之士如呂沁州毛褐渡江龔杞縣授  
徒終老亦烈烈矣然其歸也井閭相望親戚相道故  
方之兩先生蓋有幸有不幸焉胡威曰臣父清惟恐  
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此非真語恐人不知則清者何  
尚乎威蓋侈其君知之故云爾吁嗟兩先生金紫爛  
爍之鄉故自有遯世而不悔者哉

屈昉 孫初 玄孫儒

屈昉字季恒才情倜儻讀書不事章句嘗從軍崇明  
寫懷寄遠詩篇傳播爲廬陵楊文貞公所知楊問崑

山令羅永年季恒安在羅不能荅楊曰君尚不識屈  
某耶羅有慚色心識之既還縣有詔舉經明行修之  
士羅以公薦授廣州南海縣丞而是時選君偶見公  
詩有云一官自信無慚色竊祿應知有厚顏疑以爲  
刺也噉之丞廣州十年不調累有惠政皆弗錄乞死  
仕蒔花賦詩以老壽終有寓庵集藏于家孫初  
屈初字處誠能讀先世遺書隱居不仕喜畫山水多  
深遠穠麗之致嘗受竹于夏太常晁卒未盡而太常  
故不喜向人寫竹公欲見其揮染弗得也故張絹素

于壁從太常飲俟其酣放時自爲之太常既醉輒馳  
去公乃縱意潑墨爲風雨竹數竿他日太常見而訝  
曰吾何從作此公以酒酣對太常諦視良久曰醉也  
乃忘結索筆掃數葉其頂上覺雨驟風旋竹情頓倍  
公乃自念吾終不能寫吾竹當作太常竹耳去學寫  
松遂臻其妙孫儒

屈儒字汝爲少負遠志自以家世儒業未試于時乃  
下帷發憤精科舉之學正德末年登第選南大理左  
評進寺副寺正講讀律令增益新例多所發明終福

建僉事在官屢有建白以清慎稱

論曰吾鄉齊禮坊蓋有屈先生墓云稍折而西其南  
爲龔安節壽藏東直上爲張新城父子墓新城世顯  
然不改闢而安節無子以壻周某祔岌岌僅存寔賴  
其裔孫時煥保持之萬曆初建祠其前塚如故獨屈  
氏寒家矣季恒先生與安節公往來唱和文采表見  
于世屢誡亨于松竹之間雅爲好事家所矜秘而僉  
憲成進士一二傳無聞焉予嘗見其手書律例標注  
甚詳乃流落一椽史家豈父子祖孫之間故亦有隱

顯乘除之數不可越耶將公侯之後多去其籍人情  
大抵然乎由是觀之士之遇不遇故不足爲祥不祥  
也以僉憲之清慎猶若是他何論焉予每登鹿城望  
三松秀色競爽雲際以爲處誠松也亦稱屈大夫松  
云

蔣明

蔣明字奎章少孤力學舉永樂二十一年鄉試選授  
慈利縣教諭方嚴有體隱然以師道爲已任宣德初  
奏請吳澄從祀文廟學者爭師尊之公益廉謹自持

挺挺不屑阿附每遇迎謁必令儒規憲度相御而行  
會臺使行縣傲慢無禮色辱公公輒避賢舍僦居慈  
之東華決然請去士大夫不能平詣公謂曰事易白  
也既有請者不敢愛吾鼎公笑曰吾斯之未能信何  
以請爲就令請之而得僕僕車塵馬足間俛仰顏色  
能無愧于心耶吾甚悔不知廣文之賤徒取大寇如  
箕綬若若趨走貴人前哉吾先人之敝廬可蔽風雨  
薄田可贍饘粥遺文可示將來吾願爲一鄉之士垂  
空文自見耳于是折節讀書考訂今昔作崑山志若

干卷行于世註文公小學

論曰吾鄉之有志自宋凌萬頃始勝國時楊諱繼之  
板藏太倉庫中今不可攷明興有季篋志蔣因而重  
之駸駸大備矣方志疑顧氏之太簡固當至謂蔣不  
足徵何哉鄧文潔有言夫子蓋嘗絕四以信于天之  
春秋然後付知我罪我于天下蓋作史若斯之難也  
後之小人不求已信率爾妄作其甚者掩襲前美故  
相凌軋而并竊之此豈復有春秋意耶慈利避色惟  
其禮辨誣求其信筆之爲志豈誣也哉

張翔

張翔字元龍耿介不群猝遇非類望望然去之曰此輩不可與作緣久必爲害嘗屢應鄉試不第正統初用薦授江西按察司照磨歷官甌寧仙居二縣知縣陞滄州同知終瀘州知州所至皆有德于其民口碑心祠徃徃而在當道累薦之封父恒如其官公性喜吟尤工篆隸間作喬柯竹石方尺之紙具諸生韻既歸鄉閭與孫秋官蘊章觴詠不輟然動如禮法曰詩以達吾意酒以適吾情則止矣沉湎酗德非所欲聞

子澤字宗恩正德中歲薦選鄞縣訓導方嚴整飭雅有儀度識者稱元龍有子焉

論曰語有之麗朱者丹附墨者黑交游之于人甚矣哉瀘州不輕與人晚歲偕秋官聯社凜凜猶恐其渝也斯其隱衷檢柙直逼古人訓導之方嚴所從來矣朋友之交調劑五倫豈誣也哉予因瀘州事獨贅言之毋令後人托於于野之同作詩寫字淋漓自放爲任達也

王資 從子庭 孫億

王資字之深醇厚清飭孝父母以明易薦永樂癸卯  
鄉試中春官乙榜選授浙江武康縣學訓導檢柙模  
範廣植莸李凡十年陞南京翰林院孔目復滿三考  
將奏績長安語所親曰吾落落冷局久非所堪豈望  
復踰才分故念吾二人且老幸無恙可及一命斯不  
負二十年懍懍奉職之意將在此行矣其詞悽懇聞  
者心動既報最果超陞本院檢討檢討七品官及瓜  
法當榮父母公捧檄色喜益勤其職讀書勵行無異  
筮仕時未半載卒君子傷之子慶河南尉氏教諭有

行侄庭孫億

工庭字元直髫年嗜學為葉文莊鄭介庵所器重天  
順壬午鄉薦成化丙戌授陝西鄜州學正鄜在邊鄙  
士不知學公至勤率之稍稍輩起有登賢書者辛卯  
典江西文衡故事御史聘學官典文先擬目試之示  
慎其選公持之不就試但署其牘曰未聞枉已而率  
人者也御史是其說命就事更加禮焉既撤棘一榜  
稱得士云丙申九載秩滿改授高唐州學正己亥遷  
國子學錄封登仕郎弘治戊申超拜藩府長史端嚴

簡默每事必以禮匡王王嘗命作崔徽負心論公歛容曰此元稹小孺子浮淫假托之詞非某所聞王亦改容謝之君子謂王長史有江都長沙河間之風焉而其人直可爲朱雲汲黯當時以爲知言

王億字輔之幼孤奉母與其兄俸及從兄傳切劘爲學自念家世受易務搜討洗發著爲新論傳之其人曰人日進稱王夫子公亦抗顏自負欲以見之行不徒章句之工而已也母晚歲病寤寢而不寐公卧起榻旁陳黃帝岐伯之書究觀五臟胞絡之異嚼齧

草木調攝寒暄更數寒暑不輟母病良已聞兄聲效輒屏立毋敢逸豫生平所得修脯未嘗異財落落黷校間四十年無牢騷之色公好著書皆可底績甲寅之亂公上守城事宜令如公言得不敗使君熊其分司東南浚瓦浦公上三江圖說用其言而水利後以子貴益杜門却掃不造令四方同游之士持節過其門者必峻謝之曰使君不通故舊禮也里中心心敬憚之稱後舟先生

論曰予嘗讀書王氏與鹿園謁長史墓志所載祖墓

後勞黃字埈之原者也因得覽其家乘王氏出宋王  
淮之後國初福二者徙居崑山甲子里生義之義之  
三禮禮生資質長史公質之子也其後業儒不絕資  
以翰林起家生慶慶生億億生宇其人風雅文藻登  
嘉靖癸丑進士三守劇州多去後思歷官遼東行太  
僕卿遂致其仕次宙厚倫結客好施與嘗奇其子選  
謂可繼太史之業後不售而儒業至今彌昌云嗟乎  
士人讀書營進要必以孝友爲本予觀王氏累世良  
行後舟之商標有曰濟與新者思表見其先德如不  
及焉以此知君子之澤五世未艾也

朱昌

朱昌字顯直重厚寡言不能匿其心以謹物義所不  
出屹然砥柱初受春秋于書水蕭引之旁通三傳都  
于言外得想按事詳心雅與經合嘗謂經世之業必  
就古人痛痒處痛痒盡然後臨事有力久之不遇  
由國子生選授中府都事故事府幕取唯諾修文具  
而公引經據傳務行其心之所獨是僚幕不悅爲條  
府中事宜數十款令公廷對用相難苦公條對甚悉



若老于其事於一府震懼羣城信其適掌事御下特嚴獨禮重公曰此可不負吾幕賓矣又久之予告歸里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常日中不能炊巡撫周文襄忱籍曰江南以羨餘五頃遺公曰聊爲丈人具饘粥公謝却之退語人無爲子孫累也既寢疾布袍舊籍盡粥于市後幾不能殮云

論曰昔鄭介庵嘗作朱都事志亦不能詳述其梗槩聊擬舊志所載兼引章漢陽呂沁州之義相比雖未盡然已如點冰片雪颯颯涼沁肌骨矣輓近世溪刻

自處動取敝衣惡食噴涕于朝後世無傳焉者其行寥寥直令千載下人有所慕述十指自動夫其冰蘖之操無二無雜有以信于世世也孟子曰故聞伯夷之節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惟風則長余爲都事立傳惟恐其盡夫有所風之也夫

甘霖

甘霖字用汝博學工文詞累試不售自後乙卯貢入太學上舍尋授福建延平府同知轉浙之衢州在任廉平不苛號能其職衢大旱公徒步虔禱俯伏移時

雨乃大澍其田又雨田疇足民以爲神三載滿  
考遂致其仕集大吏及諸士民慰留萬端曰公何  
不少須以伸朝論而汲汲爲公笑曰古人急流勇退  
某茲緩矣既返初服縱情山水文酒間蘊藉風流爲  
一時之冠先是譚安節諸賢故有雅社用以表正鄉  
閭公踵而行之爲社長衣冠儼雅笑咏灑落動有先  
正矩矱卒年八十五公性孝友父伯清疾亟以孽子  
密屬公俾善撫之令有成立公游成均而密家居偶  
出嬉戲遂失所在公聞悲愴不自勝踪跡萬端忽忽  
上稔壯詣選長安爲文祝其先曰其不遇密不敢就  
職至則懸賞購求俄得之京民安士傑家爲安操作  
公相持泣甚哀知是吳僧田某誘致京師賣安爲奴  
公請贖甚力安亦感公情至許載與歸既還友愛深  
至訓養婚娶務倍于伯清時

論曰龔生嘗爲予言甘先生墓在馬鞍山右西去沈  
氏文筆山居不十弓故有墓門石沒草間久爲染人  
濡啣殆盡不可讀予往視之五塚漸夷殘碑在地僅  
用汝甘公四字隱約可辨四顧亦絕無人堪備問者

懍然以之歸攷邑志先生名姓履歷附載梁棟傳中而所記里選選授時月互有同異反覆閱然當時碑版去今尚百五十餘年定可攷何令沒沒至此已又得沈玄谷所為甘公壽藏碑文于沈之裔孫堯封家作甘先生傳龔生又眎予黃應龍詩文會叙首列先生同社一十五人皆具名姓遂附列其後嗟乎士固有一時燁然未以漸滅而此數十先輩流風餘韻芬人口吻往往望荒丘衰草而出涕談何易哉易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亶其信乎今古寥邈傳者

人自房成就無不卓卓而尚論者何易言之也夫其燁然者詳而寂寂者畧耶讀應龍氏之作知今昔人之不相及以矣

甘用汝

誠學

周彥聲

張克讓

叔倫

呂文遠

周廷章

孟佐

沈應禎

張敬之

張景文

朱日南

孫蘊章

夏德聲

朱德敬

龔理子紱

龔理字彥文丰姿秀偉挺挺有幹局堪大事宣德己酉領鄉薦癸丑中乙榜詔賜冠帶讀書太學與庶吉士同課翰林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賚賚江浙還廩無害拜水部主事忠勤清敏曹事不煩而治尋拜都水郎中萬貨委積不名一錢廉幹之聲播滿中外會河決張秋天子擢徐有貞以僉都御史相視又慎簡方岳大臣協治之曰河工不成無廉吏故政府䟽公名銜以進上喜曰龔郎中手不捉錢茲往哉河清可俟遂超拜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公至賑貸飢民叅

所地利先從上流浚渠數百里置八閘以殺水勢河流旁溢作九堰障之然後築大洪口以次底績漕路始通蓋公之出也毅然以河工爲己任夙夜勤勞衝冒霜雪然不欲自居成功每有叅畫輒削其牘朝廷知之未滿考已注爲吏部尚書而公疾作矣公在東時興革利弊敦行禮教諸屬吏廩廩奉職有改易弦轍終其身頌公義不忘者東方人至今思之稱爲廉布政云當公之爲都水郎也李文達賢適在文選兩人相得歡甚賦詩飲酒昕夕無間及文達居政府遇

主有爲而公沒且久天下謂龔公若在必能相與有成更進其道無疑耳死之日橐中蕭然惟先世遺集及所著最美集數十卷鄉人重之謚曰清惠公有子四人長紱有文行成化十七年鄉舉選授青縣教諭未久自免歸敦尚老成惟孝友爲爲政葉文莊盛張憲副和每言生子如龔朝美自可不愧彥文後朝美紱字也孫坤引治戊午舉人

論曰英宗十三年河決滎陽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景皇帝四年再決張秋隄

濮渠淤朝廷幾無造矣徐武功之相張秋也請先疏其水水勢平則治決決止則濬淤于是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自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六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隼由李隼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溯流清源其功浩渺而惠利甚巨可澤百年然聞之劉文安定之其說多出彥文氏徒以朝廷之體悉歸武功然山

東人言治河功必曰龔公惟民有口豈不信哉先輩稱文安居官論議據理直言略無沮忌其肯以朝廷治河之事而率行其意也哉清惠之澤施及孫子雖百世君子以爲未盡其用也

夏佑 第遂

夏佑字存賢宣德中以儒士薦授臨海縣丞未一歲左遷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白石場大使時胡忠安淡爲禮部聞公才名薦陞本部鑄印局奉母京師尋改戶部檢校批驗所大使九年通考陞福建建寧

府廣實倉卒于官公性豁口爽銳于立事自爲儒士時綽有俊聲人謂公功名未可量而公聞命即行無將來想遇事敢言不能容掩人過聞者意其險峻難近以乃信公不欺絕無町畦崖岸然用是積積官三十餘年南北走萬餘里始得入從九品官銜不過大使君子傷之第遂字存良穎異絕倫十歲先補增廣生時少宰俞公山爲訓導目矚公而教諭朱公冕故抑之令成大器公益感奮力學厚自淬礪十九登賢書明年成進士予告歸娶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是

時天下太平夷人朝貢不絕于道賞賚旁午皆倚辦  
本司公氣度脩遠瞻對豁如北送瓦刺南護爪哇所  
至無驛騷之苦而夷人帖服各歡其心正統十年充  
會試掌試卷內簾十三年奉璽書遼陽陞賞有功將  
士各稱任使本部胡忠安絕憐重公每遇煩劇必以  
酒試公知忠安意慎勤弥至養亦弥冲亡何以疾告  
婦未至一舍許聞母病遂絕得年三十有三

論曰胡忠安立朝獎成後進因儀部識臨海丞辟爲  
鑄印局使此非處賢者之路要欲觀其所由不次需  
周竟于坎慄終其身人之知不知故未爲遇不遇也  
然以是與其弟奉母京師聲華至今堂荆榮會之什  
孝友略覩矣夏之先曰友諒者臨海祖也八歲能詩  
十九而卒世共傳其神駿林參政竒之以女妻其遺  
生子善長生子四人長佑季遂有聞于時何無忌酷  
似其舅斯何負參政哉林母方就館夢神人授一子  
額有朱痕儀部生而痕朱癡宛然早成進士然而臨  
海之挺勁不愧其弟政復二難耳儀部歿葬馬鞍山  
西麓臨海之墓在邵家灣延福庵後菜圃其前爲參

政故宅夏氏五世孫士琰暉居之讀書孝友多所不屑余每與士琰語清強有守覺臨海儀部凜凜有生氣也

張和 弟穆

憲副張和字節之少警敏讀書數行俱下與弟參政敬之穆治古文尚書數從明師問同異其學甚深正統己未同第進士名噪都下翕然稱二張先生未幾憲副予告還家授徒自給益奮于淵學程猷經用譽望弥崇景泰庚午主江西藩試號稱得人明年拜商

京刑部山東司主事執法平允稽析詳明楊尚書器重之大小論報必從公勘定乃行六年召入翰林修宋元通鑑綱目建白爲多天順改元進浙江司員外尋陞郎中時申飭學政慎簡提學官乃以公爲浙江按察副使公著令聞浙人士想望風采不啻景星威鳳既至第人物暫于燭照又待士有體輿論推服亡何病卒浙中士大夫多跋涉千里臨其喪哭盡哀而去初憲副里居時參政授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尋改刑部福建司遷員外郎甲戌同考會試再遷



山東司郎中凡折庶獄咸服其平進階奉政大夫贈  
父母如其官公與憲副名位畧等而憲副在告久於  
貶封之典皆從公貴 英皇帝復辟親擢侍從分  
憲集遂授山東按察副使歷官九載大著憲績成化  
元年滿三考擢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專理清軍故事  
勾補軍伍率解丁查照道多餓死公令所在究覈移  
文申報而已有以例請者公輒曰但使軍就伍而民  
免勾解之害何例爲二年奉表入朝尚書李襄敏秉  
素重公薦擬大用會襄敏被劾詞連公輒自免

論曰二張先生自其受經時才名相埒彬彬稱昭代  
機雲也以予所見篠庵勿齋諸集信然憲副不免京  
兆之嫉落第秋闈怡然無愠參政年十九先其兄得  
之曳公車弗肯進曰何有兄弟齊名而先阿兄一第  
者耶已未之役參政舉第二人憲副以一目眇不首  
臚唱從容語第豈亦由京兆乎由是觀之則君子之  
所養可知已參政副使山東猶衣布素兄製金緋分  
衣之始備品服而憲副之喪幾不能葬是何趣操哉  
世稱二張師事同邑張經華亭陳文璧吉水尹鳳岐

斯亦淵源所自矣故夫學問不深入見聞不廣大而漫衍葩藻如鮮雲過眼豈不爛爛後漸灰飛也千載下讀二張傳覺丰稜犀利逼人眉目豈偶也哉

沈愚 弟魯

沈愚字通理善章草工詩清圓錯落如間珠相連滾滾不自休嘗薄游秣陵十年受李公冕四聲字學不越月盡窺其秘金粟武定諸公子皆折節下公公以禮自持處夷惠間無騷人墨客之氣既歸里過劉改之墓緬仰高風作懷賢錄通曉音律人有誤輒舉其

端而反之其音若絲識者比之公瑾嘗雪夜賦絕句云瓦爐溫酒夜燈前紙帳梅花伴鶴眠不似玉堂金馬客五更風雪去朝天業醫授徒以終其身卒年六十九弟魯銘其墓其銘曰胸藏千卷書音吐皆驪珠文章煥爛五彩舒風雲入手筆底驅天生逸才不受拘脫然扁舟游具區長林陡澗從樵漁從心之年未可逾殘霞返照歸桑榆清風蕭蕭吹敞廬文筆峰高月轉初百年埋骨山之隅游宦有子來下車當時謂得情性云

沈魯字誠學爲文踈宕高邁有奇氣嘗與弟訥應試都下一觀即出不更往而弟得雋官至憲副別有傳公意思脩遠不受世網排盪然時有頓挫神骨愈全文理亦愈王一時碑版必出公之手爲重公亦寬然應之酒酣筆縱如項羽破章邯壁上軍無不人人震悚輒自取大白浮之顧影而笑周文襄公枕撫江南就公咨事稱爲練達太守况鍾有致于公公却不受退語人某即不類豈無諛墓金可給饘粥而溷庶太守爲晚歲養真味道以清虛自課間往斯文社頌

程疊叙傳箋答多寄于公未嘗少倦卒年七十一  
玄白窩公所自志也

論曰沈之先有絕聽老人者公之祖也名貞以醫顯嘗取李浩傷寒或問郭雍補亡自漢迄今凡論傷寒者以合于仲景之論爲一書名曰傷寒會通至其子方始用藏書顯通理以詩誠學以文二業並就知名當世猗歟休哉通理再傳爲金馬其後無聞而誠學之後爲存爲僕以鄉舉大楠紹慶應明以進士大樑衍慶堯封以里選豈其先有厚施歟而世簪纓勿絕

也沈氏自宋義倫以功開國傳十有八葉而宋革命迄元不仕隱吳縣之竹橋其後醫學正復本爲崑山人然稱者必曰竹橋沈云予訪易蓮峰先生墓通理墓適當其左始知志銘中文筆峰高月轉初之句而所謂玄白窩者則在天平東麓之穩厚山去郡二十里

沈訥 子儼

沈訥字文敏弱冠補邑庠生嘉興朱冕適掌教事課士嚴切少許可獨以奇邁稱公宣德乙卯薦于鄉兩

乙榜不拜中正統七年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制鄧院大獄決平大理稍不當得批駁施行公持大體不受私謁遇所駁能令受駁者無退言廷中稱斗已已滿考階文林郎尋署左寺副景泰元年陞福建按察僉事專督松溪銀冶時沙尤盜起往來翕忽而松溪利權所在治戶洵海公潔已率人務清正供嚴絕侵漁戶民帖然趨役踰年盜起慶元入松溪縣界亂匿黃熊望浙湛盧諸山中統兵擒之得不滋蔓陞食四品俸五年鄭懷冒勢甚猖獗公在政和得報星

發各村民快并勒守場官軍會同鎮守巡按三司悉力征勦無使遺孽公亦披甲上馬屢獲渠魁懷冒平尚書孫原貞具題曰鄭懷冒偽稱王號劫掠平民七閩望風嘯聚爲亂若非駐劄松溪僉事沈某先破巢穴豈易授首疏入天子嘉之天順二年陞本司副使階中順大夫卒于位公長不踰中人饒膽畧多筭既入棘寺始習刑書一覽便通曉律例且知刑家之患無過淹滯苛刻及居外臺踵而行之兩喙爭譟片言具服凜若砮石不廢欵恤閩中稱法官者以公爲首

嚴子僕字公輔性敏博學爲文有奇氣成化丙午舉人雅爲學士汪諧所知識者以犬受期之未仕而有論曰嚴氏士文康作沈憲副志詳哉言之惜其才用之未貴也昔仲尼七十子之徒端木之達冉求之不能相兼憲副判牘臨戎綽有餘裕而所著兔園下里諸書議論悉自已出真行草在晉宋人間駸駸求賜之長也豈易哉沈氏孝友詩父于茲爲感憲副又用吏治顯志稱其疾亟時執母恭人手泣曰歸當以僕爲嗣僕又才高早達卒阨于年豈刑官廉者法無

後耶果然然則天之報施何如也悲夫

龔瑀 孫震

龔瑀字彥中性好藏書周急爲務賓從戚友至者如  
婦或過病瘦死喪憂患雖倒廩傾篋無恡于懷有以  
書售者即賣金必購之人或高其價以相給亦無不  
問故一時藏書之家能先屈人指而公婆娑萬卷中  
能盡通其說亦復能了然于手其視一切世味泊如  
也會邕子某請爲陰陽訓術公亦聽然許之旋即罷  
去築安晚堂自娛遇風日清美綸巾鶴氅曳杖行歌

于花叢竹影中飄飄然故有林下之氣里人高之稱  
竹庄先生子綬綬子曰武岡君武岡君名震字敬修  
明豁有度自其爲舉子時已頎然有幹濟之望既領  
鄉薦通判漳州時王文成守仁平汀漳盧溪諸賊領  
調兵食將士宿飽已當一隊又能深入先登文成將  
薦之而公故有條議忤御史旨幾落職尋調守武岡  
武岡王淫酒縱諸健奴不法而王府第逼州南門屠  
沽負販數受凌奪無所訴公一夕發卒百餘人塞城  
南門而穿一便門通往來諸健奴震懼相顧愕曰吾

等望柱後惠文冠無非家令今日瞻落州官矣王亦  
仰屋氣息不敢問也其敢敏類如此亡何疾卒震再  
傳而有杞縣令

論曰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此亦古人之義非  
苟然而已者也龔先生之為陰陽訓術其進退必有  
道焉不然讀書行義如彼而沾沾祿仕欲何為者武  
岡君不避強禦能相王文成殺賊斯豈無挾于中而  
一御史扼之能令不盡其用即文成亦未如之何矣  
嗚呼小官之于天下難矣哉而世俗卑之以為不足

為所可不能為而故以此自解者耶

張能 子注

張能字尚德正統間以經學升太學二十一年拜  
杭州新城令新城在亂山中民俗朴野少文藻公至  
勸學興禮不務督責而躬率之期年教成彬彬多文  
雅之彥獄訟寂然積十有二載無吏議最章薦剡焜  
煌于朝當道將欲用公而公賦歸來蕭然鼓篋東矣  
當公之在新城也嘗以俸餘得木數十章度家居隙  
地廣狹作室三楹寄桴歸里至是室成公宴息其中

問省老母外與騷人韻士浮白放歌意豁如也客有  
緩急未嘗以無爲解初游京師有故人奴負官租不  
能歸公傾橐出之而故人無賴反詐言公負吾金公  
亦賣金償之弗以屑意子注字時雨修幹偉畧豁達  
酷似其父饒孝行晚歲亦以貢司訓宜春課士有法  
時汲靈泉掘黃精啖之便欣然竟日忽忽三考遷教  
潮陽又復八載士風丕振嘗訪大顛遺址覽昌黎故  
跡慨然太息久之遂致其仕既歸神明湛寂齒德並  
茂間宵見夢晝必響答一日抱五代孫手摩其頂嘆

曰吾身經七朝眼見五葉于分過矣咄嗟隨逝逝得  
年八二有七

論曰周茂叔有言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  
官吾每想其優閒自得隨寓皆安之致信君子之所  
養也以觀二張先生其真若人之徒歟按志稱兩先  
生皆個儻有度喜吟好施予而耿介之操有確乎不  
可拔者新城椽室世服其廉斯又過人遠矣潮陽摩  
孫頂而長畢即尸解何以加焉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吳郡張大德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朱旻 從子栻

朱旻字希仁父璿以春秋教授鄉里稱素庵先生生  
公公年十九領鄉薦將偕計吏上春官母送之曰明  
年看花長安冠進賢冠偉然男子哉公跪受教比試  
中乙榜私自慰曰母命在不冠不見也于是遂謁選  
人云公既謁選歷官司訓者二曰諸暨曰浮梁教諭

者三曰昌平曰臨川曰石首典文衡者三曰山東曰  
陝西曰河南所至皆有勞績稱知人能得士馬天順  
末朝廷頗事游豫令所司圍獵近郊前驅弗戒將逼  
陵寢公在昌平上疏曰昌平教諭臣旻昧死言天壽  
諸陵故王家玉輶之處列聖神靈寶式臨之法宜安  
靜節承皇上下蒐田禽本以孝薦宗廟而負羽之徒  
過奉清塵時有馳驟饗廟所在不無震搖念旻一介  
儒臣越俎抗言義所弗敢懷芹末獻吞咽難堪伏承  
明詔許直言無諱臣昧死言上覽奏愕曰咲惡得有

是耶其令有司勿圍獵著爲令從子栻字良用學有  
淵源又能得所未發爲一時周易之冠成化十三年  
薦鄉試十七年登進士第授蕭山縣知縣均徭息訟  
扶善鋤強凡不便于民與便民而未舉者殫力爲之  
甘任勞怨雖有湘湖久爲豪右所影占公立法開  
浚之以時蓄洩湖田大稔三載奏最詔公入朝拜監  
察御史時選郎貢欽粥權自穢公率同列劾免之選  
法頓一會天變求言公又疏言變不虛生必由人事  
感召乃指切時政又旁引春秋事應纏纏萬言讀者

以服公為人簡易沉默初在蕭山頗以仁恕為用入  
為御史立見鯁直君子謂匡主牧民公兩得之秩滿  
便道省母卒于家

論曰朱氏自素庵先生有剛氣未嘗以言徇物然莫  
用于時至昌平用諫獵顯直指敢言事駸駸名御史  
矣由是觀之剛之時用大矣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夫人臣未有欺能犯者世之小人豈其必無敢言之  
氣一念橫生首鼠回互者皆欺也故又曰棖也慾焉  
得剛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而論者謂太

剛則折此夫動于慾而欺之甚者也其何犯乎予所  
聞直指公義甚高人所應有無不有所應無不無  
惜莫能詳而昌平一疏公正發憤使人主動色則剛  
者之所格遠矣

葉盛

葉盛字與中自少博學強記屏居泮川鄉田舍間同  
里張憲副和為諸生一見嗟異勸游膠庠正統十年  
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負十四年  
英宗北狩公帥同列劾將臣朱勇等依阿失律請誅

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問罪讎雷以還聖駕  
邠王嘉納之命掌科事九月邠王即皇帝位例有賞  
賚公以君父蒙塵辭不許十月北雷犯近邊公請罷  
內府軍匠更番班操仍令所在有司熟米豆以給戰  
士遣卒運兵器于天津以張聲援疏凡十上悉中機  
宜雷既退又請明賞罰以勵懲勸詔皆從之十一月  
陞都給事中時雷騎未靖內閣大臣奏留守邊將士  
備援京師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  
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雷騎何  
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僅保九  
門無事而已其如社稷陵寢何上然之而大臣有憾  
其異已者會河南陳州流民有變詔公往撫之公上  
宣諭恩德發廩賑貸河南民安堵如故景泰元年三  
月召還八月雷奉駕抵京而近會有匿名帖言迎駕  
事大臣相顧不敢上而又有匿其名言不便者公曰  
此野人無情之語當有省趣入奏聞不報三年以公  
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等處收放糧斛兼  
管屯田頃之巡邊都御史李襄敏秉舉公協贊獨石

馬營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赤城鵬鶚雲州龍門  
長安領八城經雷失守也堡戍伍殘落未復公至列  
利害之當興革者八條奏行之亡何詔襄敏還京公  
上疏請留秉修復邊備當是時公身任天下慨然有  
萬里長城之志念邊城武士勇而寡謀坐不學故乃  
奏置社學于諸城中推有文者爲之師買經書字帖  
以給貧者一時軍中子弟弦誦相聞邊城少醫藥間  
有土產輒爲有力者擅其利公令所部督老幼及時  
采之貯之官又奏請醫士一人教習醫生行醫于邊

官軍用濟道路流徙死者每城旁爲義塚一區收瘞  
之八城相去特遠極目莽蒼無邸舍風雪寒而相枕  
藉死者往往而是公令于官道每十里爲垣屋中置  
繫卧芻秣之具守以邏卒名曰煖舖諸城附郭膏腴  
地以屬勢力人爲蔬圃自使公籍之得五千餘畝以  
次分授將帥叅隨軍伍題曰菜圃令受者得自力先  
是軍中所需皆斂于卒伍公因襄敏請于朝得銀五  
千餘兩買牛一千八百餘頭籍田以授戍卒之不任  
戰者官給牛種使專力畊獲歲課餘糧貯于官供軍

中買馬除器賞勞卹貧之用牛缺種乏則更給之蓋  
 經營五年而後境足食歲亦屢豐六年正月偕參將  
 周賢等擒殺兀良哈于龍王堂諸邊帖服七年丁外  
 艱襄敏率諸將固留不可詔許奔喪仍限日赴任天  
 順元年 英宗復辟二年三月詔公馳驛至召見文  
 華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陳情乞終制不允再  
 召見文華上問公誰爾同輩公對曰臣商輅榜進士  
 上笑曰朕進士也可為朕盡其用遂命公總督兩廣  
 由至而有田州岑鑑之事岑鑑者故田州知府庶也

公在兩廣其政最著中外推鑑父卒歸之命而奪  
 其子錫爵所賜錫已又移鑑會鑑子錫爵之趙  
 公亦嘗為田州岑鑑之孫錫爵亦嘗為田州知府  
 使岑鑑之孫錫爵亦嘗為田州知府錫爵亦嘗為  
 制公廉得之書其孫錫爵亦嘗為田州知府錫爵  
 先是朝廷許錫爵官也錫爵亦嘗為田州知府錫  
 摠兵及巡撫御史提公奏請製者宜從舊例聽命  
 于朝諸制及御史肅然四年七月赴闕議事條上  
 兩廣興革事凡十款更定均徭之法故事廣東鹽課

不出境歲久積商入束手往往賂守者南踰梅嶺  
西踰梧州公前賊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鹽  
商出則商入中者皆不可訓請詔許商人願出境  
者以去之是後饑食處為軍資商人至今利焉又廣  
西移鎮出沒為患朝廷特設征蠻將軍鎮之後漸離  
其害火流毒廣東而兩廣守將素不相攝致傷和氣  
乃設兩廣交界喉襟之地流賊往來必  
經此處設征蠻將軍總制而各設副總兵  
分守今東西應援可無敗事達官達軍

者也計其地及民安民據寇經久  
之計乎詔皆從之是年有燭亂東陽蔓延兩廣雖  
有出軍數十萬恣行猖獗公疏  
請宗嗣位遷公左魚都御史巡撫宣府初公在  
石時行官牛官田法于八城自喻適志至宣府更  
修廣之計可得牛五千餘頭為一千八百餘具墾田  
益多一歲餘糧可補戰馬一千八百餘疋刻日計程

邊人攸賴成化元年又請勅宣府邊方守臣著立定  
規時省耕牧不得易以妨成效二年又上言經畫  
邊儲五事從詔從之十二月有詔吏部舉文行超卓  
可入內閣者燧孫若公名在舉中三年陞禮部右侍  
郎五年改任吏部十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  
定二府全活甚衆八年春陝西邊臣奏北寇出沒河  
東上命公巡視軍務勅公往視公疾馳延綏會諸臣  
議方略奏曰臣按往年寇自遼東走陝西諸邊去  
示無常天順間阿羅出入黃河套甯種遂相繼居套

之去為延慶此思謀者往往欲搜套騎出出河外  
以窺築城堡抵東勝而徙衆耕牧其地以拒甯種若  
遠勢沮臣不敢妄意今日之計惟宜設險可為  
邊圖爾臣竊謂一帶守臣嘗立界石為屯田計屬  
者復宜設險以禦之山勢然迥割削之如城高二丈  
五尺用石為壘以防禦未寇此係先年奏可尚  
未起之日守臣率數少不堪是役合無于民衆豐收  
去處發丁夫山西萬人陝西二萬每年三八月一次  
赴工庶二三年可就緒是為一勞永逸不戰而屈甯



兵矣延綏西及五河及銀州閭諸舊城堡阻山近  
水可徙近東寧宜置軍以禦賊銀州河外抵榆林一  
路並宜添設墩臺以備不虞各處軍人未行者歸附  
榆林等衛以時遣兵高麗備選延慶二府土兵五千  
以時習戰於其城長計便利無切于此九年三月  
轉本部左侍郎十年春修祀四陵公齋戒將行忽中  
疾不能言扶歸西第卒公孝友忠信樂善不勸掇案  
臨戎未嘗釋卷有以詩文贊者即與定金石交終其  
身動履無一事不為大事斬如也諡忠肅有魏國諱公

之風焉所著有篋竹堂稿滙東小稿水東詩文集四  
封紀行詩西垣奏草邊奏存稿兩廣奏草上谷奏稿  
水東日記衛族考卷千卷葉氏書目六卷碑目十卷  
得歲五十五歲諡忠肅有魏國諱公諱夢淇以廕入太  
學歷大名府通判無他官知青巖其教所至有聲  
好收刻先世遺書傾囊不憊君子以為不愧文莊後  
也

論曰予觀文莊公經畧邊廣可謂體國之臣實行其  
事者哉而知公者猶扼腕于希文之不相就使不相

更馳驅邊徼數年萬里長城雖百世可也而廣之役  
爲朝廷汛掃累年迹寇可謂奇功乃不免于言者之  
口訾爲殺降說者謂瓊山從吏之夫瓊山故理學名  
臣何能受當年不讀禮之誚宜其及耳李文達方在  
政府乃使冠帶書生得行其意乎雖然瓊山之莊又  
胡爲乎來哉徒令傍觀者信天道之好旋也聖明在  
御綸音聿新此所謂論久自定者耶夫使論久必定  
人亦安能置毀譽其間哉

鄭文康 父子

鄭文康字時乂父壬號雙松居士居士精儒術而亨  
于醫居恒謹言笑不喜聞人過失有相告者莊聽之  
嘗令其辭不得盡其孝友天性也正統十三年公舉  
禮部試觀政大理未五月而居士有疾聞京師公馳  
之不及舍已又喪其母夫人公毀瘠不自支喘喘數  
盡遂不欲前乃就廬闕館弘獎後進督繩削墨必顧  
其安令人人各自得也游誦之暇品齋草木香達戶  
外歲所全活不可殫紀秋霜春露輒從一二耆英訪  
遺郊外斷碑荒塚多所搜述僮僕化之皆欣欣有幽

討之致公偉幹豐頤兩瞳子爍爍精光射人談說忠  
孝如振金玉一時軒蓋旁午春和里中至不能容馬  
足而公意泊如非其人弗與見也以故平橋之教迄  
今如山斗云玄孫若曾有籌海圖編行世稱開陽先生

論曰以予所聞鄭先生之道甚大其地望可以有爲  
而終其身用之一鄉豈有說與長老言先生與葉文  
莊公相厚善蓋嘗分盟出處曰吾經畧不及下執事  
表章先哲領袖後來庶幾近之請以相與卓哉斯語  
倘亦非造作謂先生者耶予觀先生杖履所及即荒

田出草之間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述其一二蓋亦  
牛上之志焉述三先生存唐李潤妻唐氏志石于樂  
府之壑表貞元間姚仙客妻張夫人墓碣于陳諫營  
坊之時斯亦幽矣趙彥可者吾崑山人也洪武初嘗  
爲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欲好士愛民妻受民賂  
筆而遣之事聞陞知鞏昌府絕特之行晦于邑史將  
令後世不復知彥可何人而先生出之鞏志之中無  
善不彰雖幽必錄斯亦曩者雙松居士不喜聞人之  
言源而充之者歟然其道大矣鄭氏于吾鄉故在甲

乙之列至先生益顯而後寥寥也嗚呼此其天之未定者耶

周恭 子鄂

周恭字存敬受詩鄭介庵先生正統丁卯以儒士領鄉薦選授烏程縣訓導服闋陞楚東安王府教授二子子異母同日生少長晷刻王愛少者叙立稱謂皆先其長公憂之會修玉牒王祈公公曰殿下愛之耶故宜安之王知不可奪遂從其序而是時母俞夫人春秋高不能遠離陳情江夏王乞近地得常之宜興

仍支教授俸母卒陞山東蒙陰縣諭亦支教授俸二年致仕公性高介絕俗自號節軒受詩鄭先生時蚤夜不輟父母憐之乃藏膏夜發書讀吞其聲私政陸容知縣錢昆教諭陳諫俱以公所授詩顯于當世所居鄰縣治不十步絕不造令丞簿有不識公者子鄂字楚英由諸生歲薦選廣西都司斷事廣西古象郡地險遠戍者多道上都司輒械其解者付斷事獄累貶瘦死公詣司白狀請給文令還本貫追獲復解戍補而解者不傷遠近德之三年滿考陞萬州知州勸

學興禮黎人悅服

論曰予讀朱怡菴是所爲蒙陰公志稱學官年六十  
例許致仕公遂請老先輩家貧爲養能不失時又若  
斯之勇退也後稍不然矣白首淹留漫云有待夫士  
各有志有待何不可焉乃不免黃髮皤皤垂頭首著  
簷下幾非例哉萬州公顧侍御潛家牢之也侍御寒  
泉之感實鍾厥心其寫萬州之梗概大畧見于志矣  
萬州從葬玉山之陽松楸荒落其裔孫曰球者式新  
之予每撫文筆而興懷山光如潑儻悲兩賢在其下

也

陳翊 玄孫王道

陳翊字孟佐少學易當時未有深入其解者嘗就  
史王從道問義自謂得之已又有得焉乃喟然曰夫  
子韋編三絕豈欺我哉正統甲子遂以易領鄉薦崑  
人士之以易領薦自公始也明年登乙榜受膠州學  
正權應山王傳改靖菴衛學教授公在膠靖時陶鑄  
人物無令逾度其在應山也以禮匡王王雅重之手  
書忠貞字以明崇尚公歷任膠陝廩靜爲務每爲憲

司所欽矚時有匡救膠判其以剛方見白秦弁其以  
將才獲留皆繫公力絕不令人聞知即有問者公唯  
唯終不言念繼母衰老致政而歸時年五十有五拉  
入詩文社雅歌投壺觴詠不輟布衣草履襜如也邑  
子憐其清苦以意賙之公頭面盡赤謝遣去曰無以  
爲也得年八十有七故侯楊子器時補琴川扶服哭  
之曰斯人不祿後生無以爲質矣裔孫王道字敬甫  
白皙飄鬚美談論提學御史趙公鏜升公上等嘉靖  
乙卯鄉薦乙丑成進士選知鄭州再補光州光鄭在  
汝穎間地溫民淳公游必爲之皆上考擢水部員外  
郎視權南關公爲之湖上商旅晏然謝政三十年結  
社東林圍棋賭墅時有拂意都以晤言消之至于飲  
社讀法弔死問孤公必爲倡于時士大夫彬彬有先  
進之風焉

論曰予以通家子嘗候水部東林見賓客欣欣如歸  
其家也水部著綸巾徙倚嘉樹下談說膠州一官落  
落初聘禮部試再聘河南再授陝右事纂脩英廟  
實錄去膠陝三十年候貽不絕斯豈無因而至者哉

水部以新鄭簡拔故不盡其才當時亦有傳說其事者水部不荅噫嘻夫亦膠州之裔蘊藉風流者矣

孫瓊 父宗

二十七

孫瓊字蘊章其先陸姓長洲人父宗字公武嘗後崑山孫道庠遂姓孫氏後貢入太學歷懷柔湘潭令勸農賑荒有廉勤之頌公其子也以易經領正統十二年鄉試薦明年賜進士出身景泰改元擢刑部廣西司主事階承直郎四年陞署員外郎事階奉議大夫七年陞郎中明年丁丑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進階

表西大夫賜金帛公歷官刑部凡十有五年勤慎如一日每讞決先平喜怒務鉤得其情即堆勘凜凜終不失人世之用尚書官心下之每相與語孫郎中若作廷尉天下豈復有冤民哉公每出部被訊者羅拜馬首常數十百人曰但遇孫刑部何論其生即觸網罹辟都無所恨故事將秋讞部累終歲所訊獄若干奏聞仍選公廉一人重加審錄公受選審錄無一人稱冤者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黠而貪多羅織人罪既抵部諸郎官莫敢異而公所平反獨多達心慙

之太監牛王者梟也嘗使其假子某攬民賦而鼠雀  
之以爲家罪盈事覺部以屬公玉陰爲之間而祈其  
生于公何不至焉公弗聽卒寘于法則牛王者又心  
噫之矣會同曹卽貝某與故百戶某妻通有驗而公  
引婦人不行禁例疏釋之蟬口共噪竟戍遼陽公被  
旨卽行囊底蕭然僚友會贐之却不受甲申 憲宗  
卽位詔復公官朞月卽求去時王忠肅翺爲冢宰語  
司寇某曰卽吾輩持身不能不推孫刑部乃聽之去  
耶久之三原王端毅恕巡撫江南屢疏薦公竟不起

遠每事自處古人不祈聲利晨起必祇謁家  
庶然後開卷對客談笑卽竟日無倚側之容布衣蔬  
食僅贍朝夕冲如也里富者子裝百金爲公壽公笑  
曰吾曩者納革履走遼陽曾不受贐乃今日投閒鄉  
里僨取之耶其清介類如此子裕字德宏成化十二  
年進士終武定州知州先公卒

論曰吾鄉人好持清議知慕尚然不免溪刻用相口  
語至先生必曰孫秋官過其墓必式夫有所風之也  
先生之裔孫陸應孫言先生見廟必衣緋束帶既祿



無所得緋趣染紡花布爲之積三十餘年非甚病不廢謂嗚呼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過墓之式所從來矣

夏璣

夏璣字德乾嚴峻有志識與人不款曲不肯相引爲重意所不然雖甚親暱無能以一言相假孝友節儉其天性也景泰五年進士授應城縣知縣母喪服闋補新淦新淦富商所集積引若干緡錘度可千計商以例請公笑曰知縣不例請貯庫按引徵詣府備賑當道者耽耽側目公笑周某者富而橫殺人御史不

聽公按將活之公白御史無減律故調公大庾曰才堪簡也而殺人者活矣新淦民立祠望思焉而公卒以不避強禦清操凜凜徵入爲監察御史奉勅理浙江戎政籍無漏者民亦不知勾攝叫囂之苦照榜期發傳之爲天下御史式亡何移疾免歸公歷三縣一爲御史前後二十年家四壁立食無重味出無輿馬而長吏獨嚴待公干旌不絕其門公卒無所間嘗衣布衣倩籃輿請令門者不宥通令知是公倒屣見之門者猶白令崑山故無夏御史云公性好飲初爲廉

城方撻人公醉撻不止母怒戒之遂不復飲終其身  
公府閭里之宴不設卮有兄弟三人皆早死諸孤纍  
纍婚嫁飲食于公而公未嘗有中人產論者難之  
論曰夏氏有兩族其一居齊禮坊故林參政舊宅是  
爲禮部負外遂正統間進士別有傳而御史往來郡  
縣間無寧字死葬吳縣橫山今橫山有純德先生墓  
御史藏也其子孫因家焉齊禮之族有篆字生某者  
久游長安豪貴間多口失令械之街彈故置譙樓上  
使人觀之令呵道出樓下械者故隨樓撞令令知御  
史族也造而問焉不荅竟瘐死而御史仍以族人禮  
祭其子環之而泣御史曰脫斯人猶在者若曹無噍  
類矣凡御史之執法如山不肯施所親以干朝廷之  
令皆此類也

朱夏 子文

朱夏字日南少承家學力追往哲爲務性凝重不肯  
妄通賓客開塾授徒討論先世遺集作家乘十卷渡  
江後諸賢皆有生氣又摹刻所藏睢陽五老圖俾傳  
于世恐其後之軼也又封鬱林墓陽抱山以識先澤

民遺事幅巾藜杖時從耆社題石賦詩具有作述之  
致子文字天昭成化甲辰進士連喪父母弘治己酉  
服除簡入都察院理刑庚戌授雲南道監察御史清  
戎兩廣巡按八閩憲度肅然不務鉤棘之事閩鎮  
守中官死公籍其貲累萬以聞黃頭嘆之尋出爲湖  
廣按察司副使會番舶事覺坐死者以累百計公署  
其牘曰造船者不市番市番者舶非所造皆無死律  
詔從之例調雲南輒引疾歸卒于家

論曰吳文定言世人漫言隱士如日南乃可不愧斯  
言今攷其行誼豈不信然易曰含萬物而化光朱氏  
自秘閣公始開宦端累世冠纓勿絕亦云光矣日南  
貞隱有含道焉御史持憲不濫署釋番囚迨恭靖益  
顯政事文學昭揭宇宙光之于含豈誣也哉當年摹  
刻圖本嘗流入申文定家且久文定不知也夢老人  
衣冠皓偉詣別文定質明其家幹捧圖以獻文定亟  
召其裔孫麟玉識而還之夏暉曰圖本色澤如新衣  
履拱揖皆有意義前輩不愛工力可久勿壞如此嗟  
乎家國天下之務亦如此圖矣

朱萱 從子觀

朱萱字樹之性沉謹不苟言笑詩律細穩筆翰皆有師法少與兄芹齊名後先登賢書天順八年公舉進士第選授大理寺評事奉職循理不務法吏皦皦之名然多平反蔚有聲望同官者咸自以爲弗如而品資名地多出公上惜公者尤之公笑曰此豈人力哉吾求不負此官事辦矣謹畏彌加不二年卒葉文莊在垣省聞之嘆曰器宇宏擴者長處不競之地猶干造物忌耶爲銘其墓深加傷悼焉從子觀字顓伯才情犀利如太阿出匣不可睨視嘉靖二年以進士擢授吉安府推官丰稜穎脫勘斷如神有殺人不知主名跡久無驗者臺使檄公檢視公爲虔禱于社質明此吏縛周憲來憲至首服獄詞立具公盖廉憲與其妻通同謀殺之云一郡震懼召入拜監察御史皂囊白簡絡繹而上上爲罷放鷹犬盡刷光祿積弊省費巨萬一如公言亡何忤旨廷杖二十諤諤如初會推按差勅公巡視陝西一時墨吏望風解印綬自罷公至獎勤殛怠陝右肅清奏築花馬池至橫城堡一帶

邊墻延袤一百六十餘里永爲西睡之利累陞河南  
布政司左布政考終于家

論曰御史宅山之陽里父老稱說其彈壓時事至今  
猶廩廩也吾鄉之朱多澤民苗裔御史族來自東萊  
至送評兄弟始顯送評父復初亦長者未有封爵御  
史父苓以子貴封吉安府推官再傳落落貧窶無餘  
廷評寂寂山阿殘碑漫滅其存者獨千仞之山石耳  
大理之沉謹方伯之犀利竟何有焉而尚論者不能  
不撫遺文而思慕也嗟夫

###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讀書遇兵刑  
水利悉籍記之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成化二年登  
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改北兵部職方司時邊  
報旁午封事日三四上公隨䟽條覆動中窾要嘗丙  
夜不自休海賊聚衆流劫廷議洵洵請調京軍勦捕  
公持不可曰此狐鼠何能爲但朝廷許以不死當自  
縛卒如公言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公夙  
負壯猷持重爲兩安南侵擾隣邦議置勿問久亦自

戢所省供億累鉅萬賈胡請迎獅子嘉峪關公白尚書止之令知朝廷不貴異物錦衣百戶常瑛儉人也罪謫宣府願捕妖言自効所根株不下數十百人妄希再倖而是時捕禁嚴切例得襲所在引繩批根寬濫之獄動以百計公白尚書置瑛于法罷襲封之例戎政肅然改武選司郎中有求爲金齒叅將者巨璫銜上命請于公公諍之甚力詔勿許又有黃頭捧內批以某某陞都督者公持其勅請見上曰都督重官某某豈其人耶即內批法應下所司遵照詔從公言

七何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公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後賚捧還京又疏漕渠利病纏纏萬言未報讒口鑠之遂致其仕卒年五十有九

論曰孫生爲予言參政墓在州西陳門塘其上有吳文定志陸氏世爲蘇之崑山人曾祖福祖繼宗父裕皆冒徐姓公復其初爲陸氏云志又言公與翰林張亨甫叅太常陸鼎儀鈇友善三人俱以文行重于鄉而公尤爲葉文莊所器重文莊臨戎未嘗廢卷參政自其爲諸生讀書必期適用蓋淵源所自矣宋范文

正作萬言書貽宰相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  
所為無出此書者豈參政之謂歟十年武部諳練尤  
多設有知參政者力排萋菲務老其才處以鎖鑰之  
任方叔元老豈顧問耶文定與參政同朝二十年謂  
其不平之氣宜赴會而發當不虛耳

馮鈇 子琨 孫夢龍

馮鈇字仲舉少孤力學每時祭輒嗚咽不勝悲感閭  
里性和易口不談人過失天順壬午鄉薦以乙榜授  
永州東安縣教諭永地僻遠人不知學公設程刻限

以身先之永士感奮既滿秩將奏績于朝故事廣文  
受秋試聘得上考或謂公何不少留公笑曰已及衣  
而寬之如詭遇何而不聞得失有數耶竟左遷為貴  
溪訓導而秋試果有以受聘得上考者公怡然弗介  
于懷嘗校文河南江西兩榜稱得士先是有權貴閔  
說于公公唯唯酬之既竣事無驗其人以間詣公公  
謝曰偶忘之君子曰和而不流其馮公之謂乎子琨  
玠琨字君美以成化丙午舉人授永康縣教諭遷知  
薊州薊州民以牧馬為耕作每戶承馬若干足給草

場若干畝孳生牧養民賴其利而勲戚貴璫有盡攘  
其地爲奸利者土著之民莫敢誰何公至按籍而覈  
之盡還本戶馬用蕃息雖貴戚廩廩敬憚公而蟬口  
喧噪竟逮詔獄公列王名幾何影占幾何爲 孝廟  
分別言之上覽奏咨嗟良久曰賢哉守也詔賜復職  
武宗即位諸螫公者根連逆瑾再起詔獄詔下錦衣  
鍛鍊之兩訊杖八十械街彈所靈寶許冢宰使人慰  
公曰爲語馮太守厚自愛使者顧視街彈左右提盜  
挈壺纍纍皆薊州之民如失父母螫公者弗屢也僧  
某故昵于瑾私語曰馮太守第飲薊州一杯水非民  
見餉即園土死耳瑾愕然復還薊州尋遷杭州府同  
知再遷兩浙運副擢登州府知府清操彌厲屬有高  
第者簞簋不飾公劾奏免之東土肅清未二載輒自  
罷林居二十年生理蕭索足跡不入公府第玠癸酉  
鄉薦子夢龍字翔甫敏而好學不減其祖父提學御  
史黃公亟賞之升上等舍生陳吉甫顧茂仁夏九  
範輩待公師友之間偃蹇秋闈十年不第用萬曆丙子  
歲薦選應天府訓導署知六合凡半歲兩奴鼓篋而



歸遷鳳陽府穎上縣教諭再陞山西平陽府吉州學  
正遂賦歸來蔡憲長國熙爲護送抵舍老屋蕭然藜  
藿不糝直指甘士价邑長聶雲翰嘆其清絕時加禮  
問焉公既明德之後飄鬚玉立美文藻不可犯以非  
義學者凜凜嚴事之

論曰長老言馮氏世有特操靈穎絕人予不及見其  
永蘄兩翁而識吉州先生又獲覩其所爲畧測水碓  
易大衍流法黃中通理信其敏不可及也清非身外  
之竒敏非長傲之具然遙遙華胄以一喪一者多矣  
如馮氏三世一節愈出愈竒故可貴耳予每訪其遺  
胤散處不多有見諸生曰燧者而喜淳風穆如甚肖  
吉州公也此所謂予攸好德所不自知者乎

顧恂 父良

顧恂字惟誠父曰呆菴翁名良翁勇于爲人能震懼  
豪悍令改步而悅服其心世居雍里旦起每之城市  
必擁數百錢自衛務行其所欲爲有搏而却者翁揮  
退其人而辱數之搏者辟易去其居家勤修孝弟之  
行嘗盡產讓其兄士賢獨身居約久之貲乃大殖以

故所須卒辦而仁義都焉子恂陰行善益修父業而  
遜出之同里吳相虞凱辟為館甥領家政使代事其  
老母家政大辦吳母亦不知禮部之官長安也而公  
橐蕭然不自與又復久之營第鼇峰里令其周可坐  
百人數蒼頭小具什一而身吟誦不釋卷嘗往來斯  
文延齡二社間搯髭練字一時社家莫能易也嘗夢  
公曰神人賚天書降所居舍星露混茫公頂七星冠  
披八卦衣二黃頭捧輿圍以進公嘗紀之然不知何  
詳也其後公以子鼎臣貴贈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而武英公故嘗監國此其徵與或曰公見夢時武  
英時為舉子而公寢疾故為疏願以已壽益親也凡  
公所行仁義不可勝述或以問公輒謝無之公得年  
八十有八呆菴翁年九十二

論曰語有之為善欲陰以今觀于顧氏信然顧之先  
有千十四翁像元服而戎靴環其耳每見夢其家輒  
有顯者顧氏家老以千十四翁為始祖或曰翁之父  
名德輝其譜系可攷也顧氏自贈翁而下迄于今世  
世而數之笏幾滿床矣然後來者猶繩繩未已也豈

梅在草堂集卷四  
非善之較著哉語曰公卿之後必復其初要非所論  
于陰之時義也夫

王鑑 子漳 孫繼孝

王鑑字與修少負經世之志以名詩薦天順壬午鄉  
試好讀古文尚書謂二帝三王之道盡在于此又嘗  
大書忠孝二字于壁日夕自砥勵今王氏有忠孝堂  
自公始也成化辛未上春官卒于逆旅同年陸某者  
已爲大官適官其地視公瞑公執陸手語之曰本欲  
稍自表見僕僕長安不幸客死吾亦無憾君殮我必

以古尚書吾志也而又手一書遺其子漳曰而祖遺  
金千付我將以貽汝仲父二孤孤幼未償也吾緘獲  
而藏之某柱下書到即相付吾無他囑勉思壁上大  
書字而已漳得書發柱取覽不開緘與之時年十九  
君子稱廉孝焉漳號松軒孫繼孝字子忠嘉靖己酉  
舉人選授江西龍南縣知縣縣居萬山中城五里然  
多巢賊窟穴諸山間公至鑿險堤浸擒妖僧數十人  
民廩廩顧化遠近聞風多願質成龍南令而刺史撫  
臣亦時時檄公往視諸縣事公往來諸縣聞輒訊所

疾苦與地形之險易皆知之葉楷者故安遠弁據黃鄉作賊聚兵千擁驍健三百人自衛僭立功王廟奉其先春秋殺人以祭恣橫莫敢誰何撫臣檄司李往諭之則聚群小兒譴司李禁絕文移或斷其飲食司李不能堪乘夜脫帟而臺撫相與議計莫如檄龍南公受檄嘆曰此么麼子何足爲第念吾九十老母板輿至贛不無心動然一往擒耳疾馳黃鄉則葉楷者亦知公廉能吏備賓主禮不與司李等迎謂公曰君以降葉楷耶安之也安之則與我所擁地我無他累必欲相降請與君戰公唯唯笑曰此來必有處置且勿躁而公覘其所脅從者可散也密諭以歸誠之利而微喘之群心稍懈或叛去公設方略伏兵龍南爲後勁而自提兵猝臨賊賊躍馬馳公斷其馬足又斬其巨魁三四人賊窘甚焚死功王廟中葉楷平當事者議以府銜調煩寧都朝廷廉公才應內召而府銜無內召者竟調知寧都賜白金公爲寧都諸所受事皆在龍南時習知之無不立辦繼刺者不悅公卒論免公方願修顙吐詞慷慨鄉推老成人歸橐蕭然至

不能具饘粥處之晏如時從諸大夫談說忠孝不冠  
皓偉稱一時人物之盛云進士葬度城故塋寧都公  
未克葬

論曰度城王氏其先居澱山湖後以元亂播流六合  
返其居者自壽峰始壽峰生福源福源生子昭子昭  
生安安生瓌瓌生鄉進士鑑鑑生漳漳生杲杲生寧  
都公繼孝寧都四子元圭元貞元芳爲諸生而漳之  
伯子塘自爲宗不具載度城濱澱湖東隘而入居民  
以百家若自爲區宇其聞者惟王氏忠孝公始基之  
也松軒之付遺金寧都之蕩山寇不忘母老于進士  
寧有間焉尚書之義駸駸見諸行事之實矣

吳瑞

吳瑞字德徵成化乙未進士初授南京吏部考功司  
主事考功清重居南者率臥理相高而公以郎中員  
關署司事甄別幽明即親故無少避會持服歸凡六  
年改工部都水司理滁州洪水利脩利刻害商人頌  
之尋陞本司郎中奉勅總督濟上時河南水涸舟膠  
不前公受命馳至疏故鑿新河流不梗甓社湖者故

隸高郵州界地肺奔騰風濤晝晦舟人謹招支舵其  
色焦然如入鬼國公相度地勢得傍湖田橫亘四十  
餘里鑿爲複湖今所謂內湖者也民始得占風違順  
而內外取道焉舟乃不覆湖田既鑿民無所出賦同  
事者議籍荒畝公毅然不可曰賦荒之害慘于覆舟  
不如請蠲之便詔如公言亡何以疾乞歸遂陳情致  
其仕公以易學起家迄于宦成未嘗一日廢卷既請  
罷杜門却掃勤修睦嫻任恤之事皆可師法晚歲營  
地陳墓涇題曰紫霞堆而自爲之誌子蘭弘治十二  
年進士官監察御史

論曰吾鄉吳氏有兩族其一貞孝先生先公顯而公  
與其子參政公同年第進士鄉人重公如貞孝家稱  
南北吳氏南吳入皇明百餘年至工部始顯持官持  
身屹有大人之槩而位不滿其德御史之後無聞焉  
鄉人哀之予過高郵春湖初滿東北風甚厲水風相  
搏若兕奔獅吼而予舟行內湖晏然舵後鳴榔瞬息  
千里舟人曰故吳水部所鑿迄今爲百世利即漕輓  
亦無行甃湖者嗚呼鑿湖清賦利不貽殃委運達生

梅在草堂集卷四  
老不怯死古者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其在斯人歟亦  
誰必其後之不逢年也

張汝舟 曾孫世皞

張汝舟字濟民剛毅有爲不能受物之汶汶而縱閉  
抑揚動得機用以成化甲午舉人授倅南昌南昌故  
有巨寇徐九齡嘯聚猖獗一郡洶洶公至誓平之賊  
挺矛接戰公被創幾爲所害民兵熊王金以身翼公  
死之公益奮鏑設方畧自衛巢穴蕩平而是時寧庶  
造謀久情形叵測每宦遊新任多設詐頓挫意相

引重見公蒞事精采輒以意致公公佯不知與唯諾  
而已會郡有溫太真祠且敝公捐俸葺之曰此晉忠  
臣吾所矜式庶人聞色殞相連致不已民家犬吠庶  
人之鶴折其足其健奴恣意笞掠甚苦其民又訟之  
公告言鶴故有牌民不得縱犬斃鶴公笑曰即帶牌  
如狗不識字何判而釋之邸嬖之兄爲盜且就縛庶  
人以其情祈公解曰本不忍嬖子晝夜泣意甚憐公  
唯唯趣具獄無赦由是庶人望公故縱火燒旁舍怵  
公徃救將甘心焉公趣輿抵門不入問其吏曰殿災

耶將沿燒旁舍也吏以狀對爲誠邏卒力護而去庶人無所行其意居恒怏怏會九載考成遷貴之思南守幸免禍公在思南見民夷雜揉獸聚鳥散意不欲以南昌治例之踈節濶目時有縱舍而橫崗深箐殺人如麻公聞悉寘于法無所貸忽念母感夢亟疏乞歸母果瘦甚蓋其生平至性如此公歷南昌思南自謂無悔晚更號二南又二傳爲曾孫世皞字隆卿號振南云振南公以童子科領辛酉鄉薦苙苙三十年推官慶遠客語公如道遠何公笑曰此古百粵地趙清獻之慈可追而企也吾特安之矣比至日僕僕監司觀察間縮地而語磬折而退公意不甚好之遂引疾歸公故有宅一區盆山砌竹軒窻楚楚嘗擁書其間自喻適志既授慶遠推讓其兄之子居之歸無寧宇乃僦屋居故人家破囊敝篋不廕一壁已卜居流磬菴右未幾卒

論曰慶遠公嘗爲予言熊王金死義事至今伏臘猶爲能設筮云二南通理之才委蛇逆藩間九載不受頓挫斯其難什百徐九齡矣慶遠長者貌如其心與



人無色詞之忤雖甚怒猶必以理自遣愛親敬兄宜于家室藹如也一官落落不與俗遷化垂橐而歸清矣予每登樹中閣覽慶遠手澤低徊留之不能去其誠寔心有以信于人也

### 陸鑑

陸鑑字汝昭其先世某戍洱海而非其罪詔許輪直至鑑兄鏞當代既往鑑獨與母居將力田自老久之喟然曰人生非仕宦不貴父母夫夫豈有四目兩口哉吾故有微尚將爲所欲爲寧能稿項黃馘擊瓦盆

自愉快耶乃夜發冊習二帝三皇之書學爲政學成領成化乙酉秋試薦後累偕計吏皆乙榜弗肯就選人既歸讀書里第亦不詣成均弟子丙午始稱太學生丁未選通判東昌公爲東昌務集事有所規畫計日課程無弗滿志而民用式和不苦溪刻然朝廷未有知公者獨方伯滕某知之公將轉運京師備西北邊餉而故事主餉者不無鼠雀又虞其耗也則爲飛詭他郡縣以當司農取贏之令山東諸長吏患苦之歲弗能支滕語諸長吏陸東昌在事若無恐公抵

師鈞得其弊孔所在爲餘東昌緡錙千計以歸其明年再往亦如之而公始有能吏名稱事集民懷矣庚戌當覲忽念父母既不逮養而洱海公補黑衣萬里外泫然流涕繪風木鴿原圖以申其意遂賦歸來迎兄洱海共寢食賦詩自娛餘年卒得歲五十有六子光安等葬公致和南原先塋之次鄉進士沈僕銘其墓惜公才氣高邁世莫竟其用云

論曰予聞長老言城東蓋有陸氏墓云其廣可數十畝子孫搖落畫地而蕩之乃及其塚阿牛者自賣沈謙益家僅識其先墓所在然不名東昌塚發而碑見歔歔相語意其先非復今之人矣傷哉龔生朱生按所埋石知之去東昌領薦之歲百五十七年耳公故與王水部僑管太僕昌同舉于鄉太僕子琪又登進士第官至方伯予每過管氏塚凸凹坎窞兩肩欲削憫然懷之乃不意又見之東昌公可不大哀也哉水部世有文章不沒沒以此知立言之功非細故已讀進士僕所爲東昌公志文而不諛大略與陸表等表字天章弘治十七年鄉薦其文有典則首尾稱合作

梅  
正德辛未間天章病疫能令土神見夢晉工部憲顧  
黃雛鷺而款歎此亦可以知其爲人自天祐之者歟  
世人漫言沉碑事謂速朽爲快不欲以文章自予此  
真可涕也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